

初  
语

看那烟雨朦胧,娇嫩的胭脂花在春露的柔情下兀自窈窕,水雾中几丛低矮的灌木旋转般绽出玫瑰花苞样的鲜翠,碧色湿润地衬映樱花粉白的晕红,那一树的星星开满着多情的烂漫。

小说连载 香秘

# 孤狼

◎嘎子

开始是猛烈的轰炸,我脑袋内却是一片嗡嗡的杂声,在一片火光闪过,我啥也听不见。

我看见冲锋的人在一片血光里倒下,楼房在垮塌,碎片与瓦砾就压在我身上。我们冲锋的腾冲英国使馆楼还熊一样立着,墙壁像生铁铸在那里,炸药包与手榴弹成片地在它身上炸开又熄灭。里面的日本人也把机枪子弹和迫击炮弹成片地泼了出来。我记得,我们连二百多人,现在大多躺在了这片焦土上,血浸湿了我的衣服又干涸成了硬壳。

连长用大刀背敲我的后脑勺,说还没死吧,给老子爬起来。又该冲锋了。

我抬起头,他变成了一团火,在我眼前一闪就成了烟雾……

我耳朵里又能听见声音了,是水一样流淌的声音,还有石头掉在树叶上又滚落到石板上的声音。我摇摇头,眼前的硝烟与火光熄灭了,我回到了冰冷的山洞里。

声音在响,很美很舒缓。我看清了,达瓦坐在那台不知从哪儿变出来的黑钢琴前,手指在琴键上滑动,声音就从那儿流淌出来。琴声像轻缓流淌的河水,又你有人在一片青草轻轻地抚摸。琴声把我慢慢地从梦里唤醒过来,血肉横飞的战场渐渐飘远了。

达瓦看着我笑得很甜,没说话,只把柔软的琴声朝我身上泼。我却忍不住狠命地咳嗽起来,鼻腔内全是硝烟与尘土的味。

老阿说不知从哪里出来的,他站在达瓦身后,拍拍她的背,琴声停下了。他看着我,说你身上的还疼痛吗?

我说:“好多了。骨头有些冷。”

他哈哈地笑出了声,说:“骨头知道冷了,你快好利索了。不过,你心里还有伤,伤不愈,大热的太阳都会在你心里压上一片阴云。伤,还得好好治。”

我沉默了,托着下巴看着火炉里飘动的火焰,眼心里很烫。我能坐得住么?那么多的人在浴血奋战,在与日本人搏斗,我却在这儿,在一个谁也找不到地方静坐疗伤。

老阿走过来,把一碗热茶放在我手上,眼内闪着慈爱的光。他说:“再过几天吧,你好利索了,我会把你送回去的。”他低下头,火柴烤红了的脸对着我,笑了一下说:“我可不想打仗,也不想看到人杀人。”

我嗯了一声,把心里的不愉快咽了回去。我知道这个时候,我冰冷的是骨头,血却是热的。杀敌卫国的愿望还很强烈,我如果回去,还会拿起枪冲在杀敌战场上的。

老阿说,你能活过来,站起来,就很容易了。你还年轻,那么长的路还得走,我可不想让我救的人,再一次躺下来。

他叫达瓦把钢琴收了回去,我知道,他与我及得观看冰墙上与风雪抗争的部落了。

梁上有冻裂的口子。眼睫毛上都是雪粉。

双眼皮地睁开,似乎在看我,又看向了别处……

哦,是洛尔丹醒来了。

他抬头就看见了那头苍老的,骨瘦如材的狼。

那时,雪花在微弱的晨风中飘飘洒洒,编织着细细密密的灰网。快熄尽的篝火吐出一丝冰冷的烟雾,又融进更深更浓的雪雾里。

洛尔丹在吐出一团咸湿的浓痰时,看见了那头狼。

这头胆大的畜牲竟然蹲到了篝火上,高翘起浓大的尾巴,一对浑黄的眯眼看着洛尔丹,嘴一张,长长的涎水滴了下来。

洛尔丹激怒了,捏着雪团,咬牙切齿地说:“老子还没死呢,你就想来啃骨头了!”

他扔出了雪团,砸在了老狼的脑袋上。狼愣了一下,缩缩头,跳起来朝坡下跑去。翻上一个雪坡时,它回头狠狠看了洛尔丹一眼,就消失在雪坡背后。

想起死后,还要让这样卑鄙的野物啃吃骨头,洛尔丹就伤心死了。他狠狠咒骂了一声,笼起皮袍盖住大半张脸。

“你在说谁?”索琼在皮袍内动了动,爬起来,乱蓬蓬的头发上沾满了霜粉,双眼有些红肿。

“我在咒骂那个把我们引向这片死亡雪地的魔鬼。”

“别怪他。他也是为了部落好。”

索琼坐起来,望着漫天的雪,心内寒透了。

“如果部落真的毁在了这片雪地,我要把他刷成一百二十快,然后一块一块扔给这些恶心的野狼。”

“你……别怪他了。”索琼低下头,从怀里掏出围巾包在头上。她很伤心,对着这茫茫苍苍无边无际的雪野,她早已哭不出来了。她活动一下冻僵的手脚,又在雪地上刨出一些枯树枝,架起火堆,在升腾着甜丝丝的烟雾中,鼓起腮帮拼命吹着。火焰升起来时,她干涩的眼睛让晶亮的泪珠填满了。

洛尔丹懒懒缩着身子,不想说什么了,也懒得动一动。火烤得眼皮辣呼呼的。他默默地看着索琼把水烧开,毛毡烤热,糌粑汤熬好,双手捧到他的面前。他眯着眼睛,懒得动一动。

“吃吧,吃了东西好赶路。”索琼双眼又红了,脸上透出了一层霜色。

洛尔丹端起碗,稀稀喝喝吃干净,又捧着木碗看着越来越浓的雾,眼里透着一片冰凉。

“今天还会下雪的。”洛尔丹有些伤心,捂住嘴巴拼命地咳嗽。

“下雪也要走。”

索琼把东西收拾好,把一小撮糌粑揣进皮口袋里,揣进皮杯内。她把烤热的毛毡裹在洛尔丹身上,皮绳套好。望着远处,伸手拨开脸颊上的一络乱草似的头发,抿嘴笑笑,说:“下雪也要走。我不想躺在这里等死。”

“那就走吧。”洛尔丹懒懒地眯上了眼睛,他感觉到了身子在缓缓移动,耳旁有风摩擦的唿唿声。

索琼拖着睡在毡片中的男人,踩着深深的雪窝,朝坡下走去。她觉得自己拖的是一座沉重的山,每迈一步都得起劲了,浑身的血都一起朝头顶涌。她咬紧牙齿闭上眼睛坚持着,沉重的毡包缓缓朝坡下滑去。

还是风雪,刮得冰墙都在哗啦啦抖动。远远处火光渐渐拉近,我看清了一张熟睡的脸。脸很粗糙,高高的鼻

(未完待续)

# 春天正是读书天

◎王雨薇

油墨雕刻在了我的心上,那份学习后的感动早已烙印进了我的灵魂。

那些在书房的日子,那每一秒从读书中获得的巨大欣喜和幸福,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惊讶,再怀着近乎朝圣般的虔诚去感激拥有。

有那样的一刻,每当你双手合上那本你已领悟的思考,你仿佛看见了自己在春季的生长。

我朦胧地痴想着,恍然间自己似在知识的甘露,思考的阳光,精神的沃土中迅疾地生长,那些枝叶间的绿映生辉,花朵间的色纯如雪,瓣蕊间的香气四溢,无不在感蒙着读书的厚重恩泽……一株正处于人生春季的白玉兰,就那样的学识的滋润中娴静而又安然地完美绽放。

春天正是读书天。如此妙不可言之事,怎个益处多矣,何乐而不为呢?毋问思,读书方为至佳。

年少的我,在读书中沉默着、绚烂着、成长着。亲爱的自己,你正处于人生的春季,你应弃之繁华,用素书装点出淳朴的生命。我愿在这恬淡的安宁中,绽放出散发着学识芬芳的、一朵淡雅的白玉兰。

二月的早春,我愿在这油墨的馨香中寻找诗歌

漫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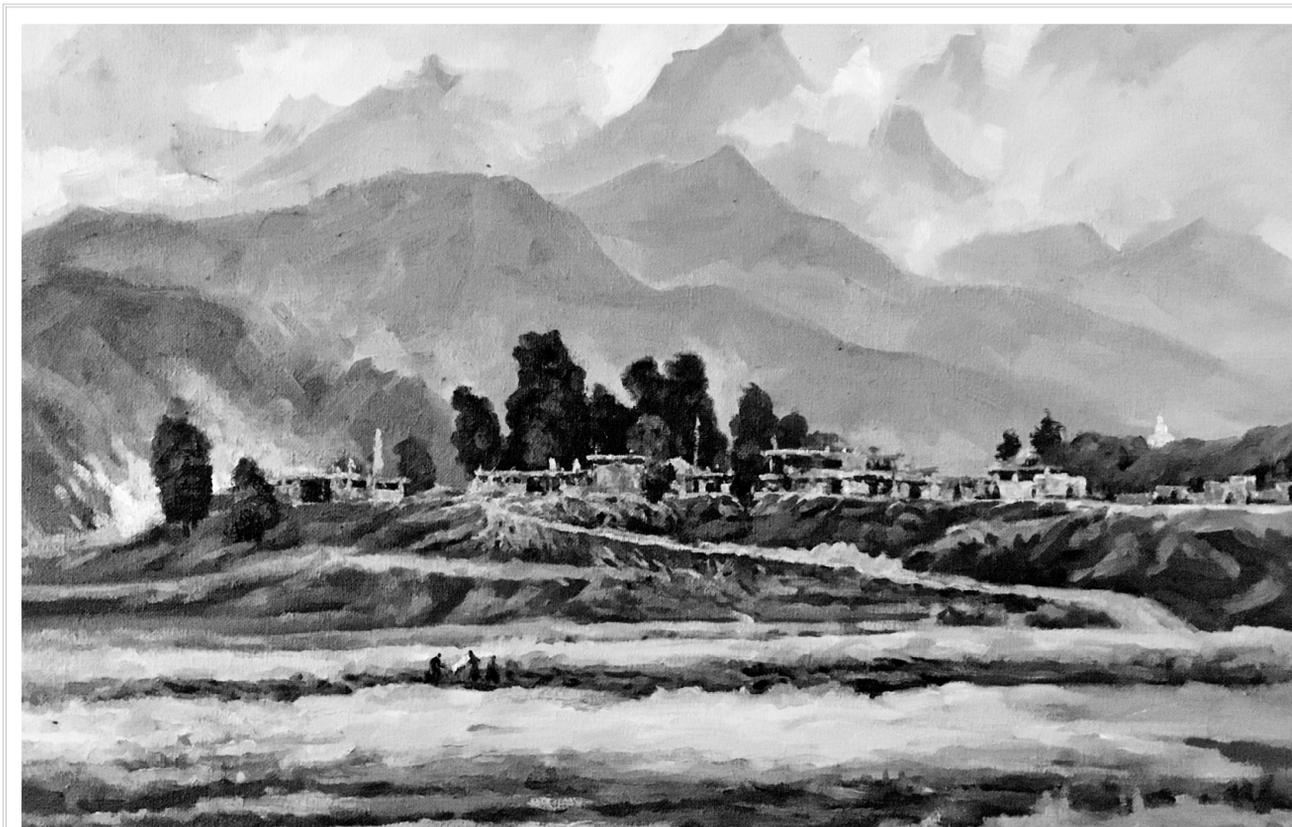
看那烟雨朦胧,娇嫩的胭脂花在春露的柔情下兀自窈窕,水雾中几丛低矮的灌木旋转般绽出玫瑰花苞样的鲜翠,碧色湿润地衬映樱花粉白的晕红,那一树的星星开满着多情的烂漫。

似这般的如梦似幻的春,若再是读上几首绮丽的小诗,却不更为怡情舒愉?

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”诗人李煜却是这样的怜春,因了这春光短暂,惹人不禁慨泪。……如此这般,若是不抓紧着绚烂的时节勤思读书,莫不是可惜了也!

都道是春光无限好,殊不知这可违了一位诗家之言:“劝君莫惜金缕衣,劝君须惜少年时!”……这春色美极而盎然生机,不正如我等少年的人生之春、生命之春吗!……春天正是读书天,“青春须早为,岂能长少年!”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在这春光烂漫中,拔节的不仅是小草,还有我们的梦想。朋友,春色稍纵即逝,劝君惜时如金,捧几本素书于手,弃之那过眼繁华。……春天,真个是读书天啊!



故乡。王绍江 绘画作品

# 遥远的记忆

◎曾清文

近日,在京城小住的我,从故乡的一位老师口中得知,我早年启蒙求知的母校——泸定桥小学(原建设小学)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,由此引起我一段遥远但却依然温馨亲切的记忆。

五十多年前,即1958至1964年,我在泸定桥小学度过六年难忘的时光,从一个蒙昧无知的儿童到初晓人事的少年。时隔半个世纪,许多事情因年代久远早已忘记,但一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依然留在心底,间或想起。当时的学校十分简陋,校舍以旧时的川主庙为主体,学校集会就在庙堂大殿前的小坝子里。那时的学校设施、校园环境与今天泸定桥小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比比皆是的现代化、信息化的教学设施以及五彩缤纷充满浓郁文化氛围的靓丽校园相比,判若两个天地,仿佛不属于同一个社会。而且,我们读小学的那几年,正是我国困难时期,连肚子都吃不饱,但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从来就没有嫌弃母校的简陋,也没有感到生活有多么苦。那时的同学之间,觉得都差不多,几乎没有贫富贵贱、相互攀比的风气。当时的学习压力不大,不像今天的学习竞争那么激烈,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,依然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盼。

记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班主任组织我们到泸定五里沟上方九叉树春游。那里曾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战斗过的地方。据说1936年,在泸定岚安乡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红四方面军一部,力图突破国民党军的马鞍山防线向东发展,受阻于九叉树,牺牲了很多红军。我站在山岗上,缅怀红军的英勇与壮烈,俯瞰山下谷底蜿蜒南下、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水和沿河而上同样曲曲弯弯的川藏公路,犹如一条绿色和一条黄色的飘带顺山势走向伸向远方。忆起看景,不禁浮想联翩,思绪涌动,回家后写了一篇春游的作文。后来在一次全校学生集会上,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刘玉辉老师声

情并茂地将我的作文作为一篇范文向同学们朗读。这对我是莫大的鞭策与鼓励。如果说后来我热爱文学,并且在甘孜州教育界有点文声声誉,追根溯源,我的文学情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正是庄则栋、李富荣、徐寅生等中国第一代乒乓国手为国争光的时候。那时举国掀起一股乒乓热,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开始喜欢上打乒乓球,并由此成为相伴我人生的情趣与爱好,带给我许多欢乐和启迪。记得1975年,四川省乒乓球队到甘孜州巡回表演,并与当地乒乓球爱好者举行一局取胜制的友谊赛,想不到我竟意外的胜了省队的一名队员。虽然纯属偶然,但也成为我乒乓生涯里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。

泸定桥小学建于1906年,历经清末、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期而长盛不衰,得益于一批又一批辛勤育人、无私奉献的老师。六年的小学时光,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,至今犹记心上。汪兴楼老师是教我的第一个班主任,早已内调重庆。后来的两位班主任程明德老师和王顺成老师都已谢世,但他们的教诲之恩让我终身受益、永世难忘。还有当时风华正茂,充满朝气的罗锦珍、田永谷、胡会乐、范良仲、李凤仙等老师,现在都已到了古稀之年。多年没有联系,不知他们近况如何,借此机会,衷心祝愿健在的老教师们健康长寿!

小学教育是一个人人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,小学教育的质量关系到人一生的成长。古人云:“九层之台,始于垒土”;今人说: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”。一个人无论他发展得多高,走得多远,取得多大的人生成就,追根溯源,他最早的智力开发,最早的知识获取都是从小学阶段开始的。记得小学时,在老师的教导下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小学升学考试获得全县第一名。升入初中一年半,“文革”动乱就开始了,学业终止。后来上山下乡,推荐上中师,读了一年

半就成了一名小学教师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78年,参加第二批改革高校招生考试。当时参考的有不少高中生,我竟然夺得了全县文科第一名,顺利考入大学学习深造,实现了我人生的一大转折,不能不说是泸定桥小学六年的培养给我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。

后来,我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就读泸定桥小学,特别是二女曾婷婷有幸受教于敬业乐教、像妈妈一样关心呵护学生的李德芳老师。在她的循循善诱、启发鼓励下,我的女儿从一个害羞腼腆的女孩逐渐成长成为一名勤奋向上、品学兼优的学生,并在中学阶段也一直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,初中升学考试夺得甘孜州第一名。2003年参加高考,不仅夺得全州理科状元,而且成为甘孜州自解放以来第一名本地培养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。这些成绩的取得,当然归功于初中尤其是高中老师的培养,但追寻她成长的轨迹,泸定桥小学老师六年的教育,一样功不可没。

我和我女儿成长的切身感受,都充分说明了小学教育对人生成长的重要作用。小学阶段是人生奋斗竞争的起跑线,切记不能等闲视之。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文学家梁启超曾说:“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……”。寄语今天正在泸定桥小学就读的小伙伴们,你们是家庭的希望,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,再过二十年,你们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中坚力量,并且在你们这一代的接力奋斗中,把伟大的“中国梦”变成现实。因此,你们要倍加珍惜金色的童年与少年时代,切莫虚度小学六年时光。要像古人所言:“人生有志须早为,自古英雄出少年”,从小立志,发奋学习,为今后的人生发展开好端,起好步,将来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人,一个能为社会和国家作出大的贡献的人。